



的确良衬衫

□彭 成

有一种布料叫的确良。有一种面子叫的确良。有一种回忆叫的确良。我们小时候在穿着上的最大理想,就是拥有一件白色的的确良衬衫。的确良是一种涤纶纺织品,俗称化纤料子。尽管夏天的的确良衬衫穿在身上闷热,皮肤痒痒的,可对于忍耐性极强的我们来说那都不是事。的确良面料色彩纯正不褪色,耐磨易干不走样,挺括清爽好清洗。再加上不要凭证购买,在上世纪70年代红极一时,成了人们追求的奢侈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在没有任何一种布料受欢迎的程度超过当年的的确良。

物质匮乏的年代,买油要油卡(每人每月4两),买米要米卡(每人每月24斤,特殊人群除外),买布要布证(每人每年约一丈左右)。购买的确良尽管不需要稀缺的布证,但是它的价格还是不菲的,一件衬衫要一个人半个月的工资,普通人家须举全家之财力,才能为家中地位较高的人添置一件的确良衬衫。跟着有人穿上的的确良衣服,全家人倍有面子,谁看谁骄傲。

作为家中长子的我,上初中时穿上了人生第一件白色的的确良长袖衬衫。

那件的确良衬衫,颜色白得纯正无邪,明亮耀眼。人靠衣装,佛靠金装,每天穿着这件衣服上学,人特别的神气,腰挺得很直,走路脚下车风,说话声如铜钟,遇到人主动打招呼,还用手工整理整理的的确良衬衫,生怕人家看不见。

每天到教室,仿佛每个同学都向我投来羡慕的眼光,走在路上连路人看我的眼神都不一样,我明显地感到他们眼神里传来的赞叹与赞美。

那段时间的的确良衬衫已经好像不仅仅是一件衣服,而是我向他人炫耀的资本,咱是有钱人家的。

自从穿上那件白色的的确良衬衫,人有点神经了。

“人前显贵,人后受罪”这经典名言,全方位地概括我穿的确良衬衫时的真实情况。的确良衬衫给我挣足了面子,同时也给我带来不少烦恼。正所谓世事无百好,总有一分弊。

每天下午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脱下的的确良衬衫,拿来面盆,舀来清水,找来肥皂,仔细地清洗衬衫。衬衫正身很好洗,就是领子不太好洗,打上肥皂用手搓,怕把挺括的衣领搓松了,用板刷刷领怕把衣领刷毛了,只好在手指上涂抹肥皂,再用手指在衣领上轻轻地来回擦。直擦得衣领干干净净,洁白如霜。衬衫洗好了,还要到大河里洗。

鸟人说鸟

“鸠占鹊巢”大杜鹃

□沈海波

宋人刘克庄《忆秦娥》词:“枝头杜鹃啼成血,陌上杨柳吹成雪。吹成雪,淡烟疏雨,江南三月。”词中提到的是一个神话“望帝化杜鹃的故事”。

在周朝末期,蜀王杜宇称帝,号望帝。当时有个死而复生的人,名叫鵲灵,当了宰相。而那时洪水为灾,民不聊生,鵲灵凿巫山,开三峡,除了水患。望帝见他劳苦功高,便把帝位让于他,自己隐居于西山中。杜宇生前注意教民务农,死后仍不改其本性,他化于子规鸟(即杜鹃鸟),每到春天,总要呼唤人们“布谷”“快快布谷”,以提醒人们及时播种。而此时,正是杜鹃花开放之时,古人见杜鹃花上上有一块红斑,认为它是杜鹃鸟苦啼而流



冬日徐马荒

沈海波 摄

衣服汰好后,回到家找来家中唯一的晾衣架,把汰好的衣服晾在晾衣架上,挂到屋檐下晾干。自打穿上后的确良,放学后其他家务都不干了,就忙一件事,洗的确良衬衫,因此常常受到家人的责怪。而对于习惯性地放学后把家务做得逸事逸当的我来说,面对家人的责怪心里也是不好受的。

的确良衬衫已经影响到我的正常生活,不久因为的确良衬衫我和同学还发生了一次难以忘记的纠纷。

穿上举全家之力买的白衬衫,行走在教室里,须提臂、跺脚、侧身、移步,担心学桌的边边角角触碰到珍贵的白衬衫,使白衬衫受到损坏。和同学在一起,也时刻保持警惕性,生怕他们的手摸脏我的白衬衫。

一天下课,有人悄悄告诉我,我的白衬衫后腰上有不少圆珠笔的画痕。我解开衣服,尽量把后腰部分往眼前拉,扭头一看,不得了,后腰那里真好有几道画痕。我立马紧张地吼了一声:是谁画的?

我的吼声引来不少同学围观,很多同学看了画痕位置,一致推断,是我后座徐美丽干的。同学们纷纷提议,找徐美丽算账要她赔。

刚好离开座位的徐美丽从外面回到座位上,在众人的怂恿下,我转过身,居高临下地对坐着的徐美丽大声道:你为什么画我衣服?徐美丽端坐在座位上,平静地说:我没有,是你自己往后靠,自己蹭上去的,怪谁啊。我一时哑口,和我要好的同学纷纷指着徐美丽说:你的笔放在

点燃创业激情 放飞创业梦想

大集体种田,人太累。累到累在夜以继日,累在随喊随到。乡民们白天割稻、挑把,晚上放完了场,摸黑走在收工回家的路上,浑身酸痛,像散了架似的,每个人都是跌跌撞撞的。

吃过晚饭,恨不得立即爬上床铺,正酣然入睡,生产队长又在窗外喊工作了:“翻场啦!快起来翻场!”人们揉着惺忪的睡眼,很不情愿地起来,去往打谷场。

阿龙第一遍场打下来,已是夜里11点多钟了。稻场铺得厚实,稻穗齿口又紧,仅靠一次打场还不能达到效果,必须先翻一场,再次将稻秸铺展后,让阿龙打第二遍。

翻场,就是将阿龙已经打好的第一遍稻场用草叉再翻个身,下层的稻秸翻到上层,上层的稻秸翻到下层。经过阿龙二次打场后,所有稻谷才会从稻秸上脱离,这稻场才算打得透熟。

石碾不停地碾压,打过的稻场十分板结。翻场的男女女都来了,十多个人,每人手里拿着一把草叉。

夜色漆黑,场头组长点起了两盏马灯,用草叉在场边。在篮球场一般大的谷场上,这马灯的灯光显得极其微弱。生产队长拿着电筒,光束在稻场上扫来扫去。

人们排成横队,从稻场的东边开始翻场。

当初放场时,乡民是由西往东、退着步子铺展稻把的。在摆摆抖抖稻秸的过程中,稻把都向西侧斜,整个稻场放下来,所有的稻把都似“多米诺骨牌”一样从东向西压着。现在翻场,只有从东往西返回操作,一层层板结的稻把才能挑翻开来。从西往东进行,所有的稻把都被压迫着,无法翻动,吃力不讨好。

翻场只能用草叉。草叉的前端有2根铁打的宽大的叉芒,翻这板结的稻场,也只能用叉芒一小把一小把地将稻把撬起,然后不停地抖动草叉,使板结的稻把再次蓬松,也使夹在稻秸里的稻谷掉落到地上。稻秸松散后,再用草叉翻到身后,铺成新的稻场。

稻场板结,即便力气大的男人翻场时也感到有些吃力。他们每用力操起一草叉稻秸,草叉柄就弯成了弧形。最吃力的是女人,女人力气小,每操起一把稻秸,都觉得很重、很沉,如同生着一根一样。女人操起稻秸时,便将叉柄紧贴着腹部,憋足一口气,将稻秸翻出来……

男人知道女人不是翻场的料,但农忙季节,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女人翻场,就是帮着男人干活。明白了这个道理,男人会舍得吃苦,甘于吃亏。男人们站稳双脚,挥动大把叉,尽量翻起更多的稻秸,抖动抖动后再挑翻到身后;有时,他们也会将板结的稻秸操翻出来,递到女人的草叉前,让女人抖动稻秸,翻到身后。这样做,会让女人更省力气。

十个人,翻一次场,不到一个小时就结束。了,生产队长安排吃夜饭子,这翻场的时间也许更短。

这一次铺好的稻场,比第一次更松软,厚度也没有前一次的高了。咕嘟噜,咕嘟噜,阿龙顾不上劳累,又吃着他的大墩牛,来打第二遍的稻场了。



乡里农事之五十

翻场

□陈明干

文具盒里,他怎么能蹭到呢?你为什么把笔尖对着他?徐美丽笑笑说:我愿意。众人一时都无言以对,面面相觑了。

这时同学许龙庆拨开人群,对我说:别吵了,快到我家里把画痕洗掉。我疑惑地问:能洗掉吗?许龙庆胸有成竹地说:能!快走吧。

课也顾不得上了,我随着许龙庆跑到粮食局家属区,他从家里拿出牙膏、面盆、吊桶,领着我到粮食局的大井边。我脱下白衬衫给许龙庆,许龙庆把有画痕的地方,沾点水,再挤点牙膏,轻轻用手搓,搓好后,用清水一洗,奇迹出现了,白衬衫上的画痕不见了。我感激地望着许龙庆,喃喃自语:这下回家躲过一劫了,谢谢你!许龙庆回应道:谢什么,别婆婆妈妈的,快去上课!

白衬衫事件之后,我和徐美丽形同陌路,势不两立。

多年后同学聚会,有同学当着徐美丽和我提到当年白衬衫事件。徐美丽笑着说:我就不惯他那得意样,我故意把圆珠笔对着他,就是要他白衬衫上有画痕。听了徐美丽如此一说,我也笑了,并对徐美丽说:我还要感谢你呢,自从白衬衫被你画过后,上学我几乎不穿它了,换上了原来的粗布衣服,穿上原来的衣服,我又成了原来的我,人也舒服多了。说完,我伸出右手主动和徐美丽握手言和,冰释前嫌了。

不久前在家里整理衣柜,居然还找到那件白衬衫,看一看还是那样的雪白,摸一摸还是那样的挺括,嗅一嗅还是那样的味道。抚摸着手里的白衬衫,思考了很久,最终还是把它扔进了垃圾箱。

珍惜自己的血汗钱 保卫父母的养老钱 守住子女的读书钱

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 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

兴化市新闻信息中心 宣

联系电话:80259332 投稿邮箱E-mail:95287567@qq.com



暮

王少岳 摄

从苏舍村的“包产”夭折到小岗村的“红手印”

□顾成兴

二

我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农业生产、农村演变、农民生存的轨迹,构成了中国历史画卷中最为丰富的内容。从西周的井田制到汉武帝时的屯田制,从春秋鲁国的初税亩到清朝雍正时期的摊丁入亩,从秦朝商鞅变法到北宋王安石新政,从唐朝的两税法到明朝张居正的“一条鞭法”,以土地制度为重点的农业农村改革贯穿历朝历代,与社会演变和王朝更替交融互动。然而,封建社会的一切变革,都没有能够根本改变农民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命运。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夺取政权,建立了人民共和国,开创了崭新的社会主义建设大业。

建国以来,我国先后开展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农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相继进行过“大跃进、四清、农业学大寨”等政治运动,农业农村的每一项改革都有着特定的时代烙印,每一次运动都对包括农村农民在内的社会成员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和任何事物发展规律一样,我国农业农村也是在艰难曲折中前进,甚至有过新时的倒退,但总体趋势是螺旋式上升。在土地改革完成后,党领导全国全面开展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1952年,中央在酝酿过渡时期总路线时认为: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发展生产共同富裕。1953年,全国各地先后成立了农业生产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社阶段,社员私有的土地、耕畜、大型农具等生产资料,由合作社有偿使用,保留了少量私有经济。高级社阶段,土地无偿转为公有,耕畜、大型农具等生产资料有偿转为公有。一个共同点是,它们都从统一经营收入中提取公积金形成公共财产。

当时,所宣传的是“社会主义是方向,苏联老大哥是榜样”。兴化农村基层干部深入田间走集体道路,向农户讲述这样的道理:单干不成线,孤树不成林,小农经济瓦上霜,单干农民爬整缸;描述这样的美好前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耕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出门轮船和汽车,碾米不用磨子石。兴化县的第一个农业互助组早在1950年就成立了,这便是永丰区联胜乡周家村刘长山互助组。海河区圣传乡北夏村夏宏奎互助组于1952年初建,曾多次参加全县20个互助组的高额丰产竞赛,生产丰收被县委、县政府表彰,还奖励了铁风车、抽水机、收音机等奖品,为庆祝和纪念,村里将原来不能行走耕牛的生产桥进行改建,加固加宽,取名“方向桥”,寓意坚定坚持社会主义合作化方向。1956年,农业合作化运动形成高潮,基本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的高级社相继成立,全部以高级社为核算单位,生产队为包产单



话说“龙神”

□陈 斌

兴化是著名的泽国水乡,有着内涵丰厚的水文化;水文化可以从诸多方面来解读,若以民间信仰来论,则体现在对于“龙神”的崇拜。“龙神崇拜”曾盛行于兴化城乡,其中最具地方色彩者,莫过于“得胜湖白龙神”信俗。

因为缺乏史料记载,早期的“白龙神”故事只是在民间口耳相传,所以其诞生年代无从确证。元末明初时,隐居得胜湖畔水浒港的兴化人施耐庵在搜罗写作素材时,将“白龙神”写进了他的千古名著《水浒传》。《水浒传》中宋江、晁盖、张顺等29人举行小聚义的“白龙神庙”原型,便是坐落于得胜湖湖东口的“白龙大王庙”,又称“胜湖龙王庙”。施耐庵曾带领百姓跪祷祈求。据说本城“龙神”十分灵验,每次迎会后,数天内都会降下大雨,百姓无不感恩戴德,因而崇拜更甚。

光绪年间,兴化知县刘德澍将有求必应的本城“龙神”上表朝廷,朝廷敕封兴化城“龙神”为“利泽龙王”,并赐“海洋万物”匾一方。得到人间皇帝的封号,本城“龙神”因此身价倍增,刘德澍决定为其建造一所专门祭祀的庙宇。最终,刘知县选中了东城外龙珠禅院东侧的一间破旧大殿。将大殿改扩建为“龙神庙”的工程于光绪十年(1884)六月中旬动工,至八月十五即告落成。龙神庙建成后,阖城百姓敲锣打鼓将“龙神”塑像从晏公庙迎入庙内正殿,并例定地方春秋二祭于其中。为延续祈福风调雨顺的传统,民间仍举办一年一度的“龙王节”,定农历五月二十日为“大龙王会”,五月二十五日为“小龙王会”。当时迎会队伍中途依旧停驻海子池,为方便神驾安顿,光绪三十四年(1908),梅占芳等地方绅士集资在海子池南岸修建了一座“龙王行宫”。

在得胜湖一带人们的传闻里,“白龙神”就居住在得胜湖心的深潭里,深潭因此得名“龙宫潭”。这位“白龙神”并非长年居于潭中,而是时常潜入大海遨游,只要它一离开深潭,得胜湖湖面立刻浮满杂草;当它归来时,湖水又恢复清澈之貌。因此,当地人遂以湖面的变化来判断“白龙神”的去留。仅仅如此还不足以彰显“白龙神”的亲民,人们之所以对它信奉有加,是因其有求必应,久旱无雨时只需告祷于白龙大王庙,可以立时普降甘霖。传说中“白龙神”不仅施惠于兴化百姓,还曾显灵于苏州,因此苏州人在西山建造了“兴化白龙王祠”。得胜湖“白龙神”信俗在明代已有很大的影响力,因此被采录进兴化现存最早的一部县志——明嘉靖《兴化县志》里。

奇怪的,除了得胜湖畔有名的白龙大王庙,直到清光绪年间,兴化城一直都

甲鱼和尚

□杨应槐

古代,南门外西侧靠近城墙处叫野祭,乃坟莹旷野之地,本为所设的祭无祀之鬼的祭坛。野祭西侧有座西方庵,西方庵旁边有一座靠近河边的土地庙,庙南侧有一座名叫落魂桥(又叫升化桥)的小木桥通向西南边的垛岛。庙的西北通往西门外校场。

土地庙中住着一位不守戒规的和尚,他喜欢吃甲鱼,特别喜欢吃甲鱼。人们不知道他的姓氏与法号,都称他甲鱼和尚。他高高的个子,长长的颈项,黝黑的皮肤,肉体的身体,长着一双突出的眼睛。他煮食甲鱼的方法:先将锅盖上开一个小洞,再将清洗后的甲鱼放进盛水的铁锅中烧煮,同时用绳线紧扣甲鱼头部,使之裸露在锅盖小洞外边。在烧煮的过程中,甲鱼的嘴自然张开,和尚将拌加胡椒粉的料酒、酱油、姜葱汁等佐料注入甲鱼嘴里,使之流遍全身,再将甲鱼继续烧至腐烂后拆碎食用。他说这样烧煮的甲鱼老远就可闻到一股浓郁的野香,吃在嘴里的甲鱼味道特别鲜美。

过去冬比现在的冬天寒冷,经常大河封冻,屋檐口挂着数尺长的冰凌。在一个寒风刺骨的冬夜,和尚紧闭门窗后睡觉,仍然感觉寒气逼人,于是起身喝酒取暖,并在床前放置一个火盆取暖。和尚酒喝得酩酊大醉后,睡到床铺上很快进入梦乡。

半夜,和尚翻身时将盖在被子上的

衣服滑落火盆上,引燃稻草、被褥、蚊帐、桌凳、家具等,后来又引燃灶房中堆积的柴草,接着引燃门窗、房屋。周边居民看到土地庙失火,立即与救火会人员抬着水龙前来救火。和尚在迷迷糊糊中突然被惊醒,眼睛模糊地看到身体周围全是大火和浓烟,憋得他喘不过气来。屋中只有窗口流进一点凉爽的新鲜空气,于是和尚将头伸出窗口透气,并大声呼喊救命。

救火人员看到窗口露出一个人头喊救命,立即用水龙头对准窗口和人头喷水,此情景就像和尚以往往甲鱼嘴中注佐料的情景。因为寒冬夜晚失火,救火水龙来迟,所以庙屋被烧毁倒塌,和尚尚压在庙中。人们认为和尚的死,是因为他不守戒规,贪酒吃甲鱼的报应。

后来,附近的居民又集资在原址重新砌建了一座三间屋的土地庙,人们特地在神像周围的帷屏上画了一幅图画,内容就是甲鱼和尚不守戒规遭报应的故事,警示人们接受前人的教训。

上世纪30年代,土地庙中曾办过私塾馆,老师王谢,家住马家牛行西侧,教有十多名学生。南门外朱增寿(2017年93岁)小时候在土地庙中上学,曾听学长(亦称张水,相当于现在学生班长)说过上述故事,并看到帷屏上那幅图画。西方庵和土地庙旧址在今泰山居民点南端西侧。